

关于男人暴力的七个P

Michael Kaufman

www.michaelkaufman.com

我的目光一度从小组讨论的参与者身上移开，穿过小会议室的窗户，眺望加德满都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我曾在那里领导过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UNIFEM杰出工作的结果。一年前，它将全南亚各地的妇女和成年男子召集在一起讨论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题，而这样做的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当我把目光再次拉回到小组中的男男女女身上时，一切显得那么地熟悉而不再陌生：那些冒着巨大的危险---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同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做着顽强的斗争的妇女们，还有那些刚刚开始听到反父权呼声、刚刚开始寻求到方法同妇女并肩作战的男人们。令我惊喜的是当我提出一系列有关男人暴力的观点时，我得到的是肯定的回应：在这之前，我并不完全肯定这些观点是否主要反映了南北美洲和欧洲的现实情况，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欧化的文化情境下的社会现实，还是这些观点也反映了其它文化情景下的社会现实。

那么以下是这一分析的核心内容：

父权(Patriarchal Power)：第一个“P”：

由男人实施的单个的暴力行为出现在我所描绘的“男人暴力三组合”之中。男人对女人实施的暴力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男人对男人的暴力以及内化的暴力---即一个男人对自己实施的暴力---紧密相连的。

的确，男人主导的社会不仅建立在男人高于女人的社会等级之上，而且建立在一些男人高于另外一些男人的等级观念之上。从童年开始，男人之间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就成为他们当中确立长幼强弱次序的机制。其后果就是男人将暴力“内化”---或者也许可以这样说，父权社会的需求激励了那些本可以相对更加隐匿或缓和的生物本能。于是，男孩和男人不仅学会会有选择地使用暴力，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要谈到的，他们还学会了将一系列不同的情感转化为愤怒和狂暴。有时候这种愤怒和狂暴还会以向自己实施暴力的形式出现，这样的例子在挥霍浪费钱财或者自我毁灭性的行为中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男人暴力的三组合---每一种暴力形式都促成了其它暴力形式的形成---出现在一种能滋养暴力的环境中：即父权社会或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组成和需求。

是什么使暴力成为人们行事的方式？又是什么使暴力成为人们相处的实际准则？这便是暴力植根于我们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之中的方式。简单地说，人类创造了自我延续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形式，而这样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形式能够不断地解释、证实、补充、赋义于已有的社会现实。暴力也被融进这些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原因非常简单，它为某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首先暴力（或者至少暴力威胁）使这些特殊的人群享有了许多特权以及不同形式的权力。如果社会等级和权力的最初形式果真是基于性别之上，那么这在很久之前就为所有以社会阶层、肤色、年龄、宗教、性取向或生理机能为前提的权力和特权形式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暴力或其威胁成为了一种保证不断获得特权和行使权力的途径。暴力不仅是目的也成为了手段。

享有特权感(The Sense of Entitlement to Privilege)：第

二个“P”

一个实施暴力的男人的个人经历也许并不是围绕着他的权力欲望而展开的。他的有意识的经历在这里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正如女权主义分析所不断指出的那样，男人的暴力行为是其对某些特权的享有感自然而然的产物。如果一个男人因为没能按时吃上晚饭而对妻子大打出手的话，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下次这样的事不会在发生，而且暗示了他觉得在这件事上自己应享有被伺候的权力。再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约会时，男方向女方进行性骚扰，这都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有权享有身体的快感，即便这种快感完全是单方面的。换言之，正如许多妇女所指出的，不仅仅是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暴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享有特权感也是暴力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个“P”(Permission): 纵容

无论男人暴力的社会和心理成因如何复杂，如果没有社会习俗、法律准则、法律制定和某些宗教教义中的明确或不明确的纵容，那么这样的暴力也不会持续。在许多国家里，针对殴打妻子或性骚扰的法律非常松懈，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在另一些国家里，即便有这样的法律，也几乎不执行；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法律十分荒谬，例如只有在有若干男性目击证人的情况下，才能对强奸者提出起诉，而被强奸妇女的证词却不考虑在内。

同时，男人的暴力行为和暴力侵犯（在此情形下，通常为对其他男人实施的暴力）却在体育运动和电影里，文学作品和战争冲突中受到褒扬。暴力不仅被纵容，还得到了荣耀和奖赏。父权社会的历史根源便正是使用暴力，并将其当作重要手段，来解决个人之间、不同的男人群体之间、以及后 来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和分歧。

每当我听说某个人虽然听到隔壁邻居的妇女或儿童遭到殴打却未能报警，我便想起我刚刚说起的对男人施暴的纵容。家庭成员间实施的暴力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发生吗？某个人看见一家商店被抢劫，却拒绝报警，因为这是强盗和店主之间的私事。

第四个“P”：男人权力中的自相矛盾(The Paradox of Men's Power)

然而，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事本身还不能解释男人暴力的普遍性，也不能解释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和许多不同形式的男人中的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这里我们需要利用男人权力中的自相矛盾或者我所说的“男人的充满矛盾的权力经历”来解释这个问题。

自相矛盾的是，男人建构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的方式恰恰是男人们心中的巨大恐慌、孤独感以及痛苦的来源。如果权力是一种支配和掌控的能力，如果这样的能力需要建立起一套个人的精神铠甲并且需要男人远离他人，如果权力和特权使男人不再懂得如何哺育和培养子女，那么这样的男人的权力经历会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

事实尤为如此，因为这种已内化的对阳刚之气的期望本身是不可能实现或得到满足的。这也很可能是父权体制中一个固有的问题，而这一点在严格的性别界限已被打破的时代和文化中，显得尤为正确。无论是要在物质或经济上取得成就，还是去压制自己各种情感和需求，男人对其本身所立下的规则似乎总是不断地需要高度的警觉和努力，尤其对年轻男子。

一次未能、或险些未能达成以上的规则，都会给个人造成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足以迫使很多男人，特别是年轻男人，卷入无尽的恐惧、孤独、愤怒、攻击、自我批评、自我仇恨之中。

在这样的情感状态下，暴力成了一种补偿机制，一种重建男性平衡感、向自己和他人证实自己男性特质的途径。在实施暴力时，他们通常会选择一个

在体力上比自己弱的人作为 攻击的目标。这有可能是个孩子，或是名妇女，亦或某个社会群体，例如男同性恋者、宗教或社会的少数派、移民 等等。这些人群似乎很容易成为男人们宣泄不安全感 and 愤怒的渠道，特别是因为这些人通常得不到足够的法律 保护。（这一补偿机制在“男同性恋 狂欢”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体现。年轻男子在未能证实自己的男性特质而经 历了重大的挫败感和不安全感后，便会进行这样的狂欢。）

对于暴力的广泛接受使暴力 成为一种独立的补偿机制，一种解决分歧、张扬权力和支配的途径。使暴力 成为可能的是男人们享有的权力和特权，它们都如电文密码一般被编入了信 仰、习惯、社会结构以及法律之中。

男人的暴力形式多种多样， 它是男人的权力、享有特权感、对某些 暴力的纵容以及对没有权力的恐惧感（ 或没有权力的现实）等多方面的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不过下面还有更多的内容。

第五个“P”：成年男子的精神铠甲(The Psychic Armour of Manhood)

男人暴力也是性格结构的产 物，这种性格结构是典型地建立在与他人 的情感距离基础上的。正如我和其他许多人曾建议过的一样，成年男性的 精神结构通常在那种典型的缺少父辈和成年男性的孩提环境中形成，或者至 少是男人之间情感距离的产物。这样，由于缺少男性影响，男人阳刚之气被赋予一种法律准则意味，同时也在幻想的层面建立起来。即使在那种父亲影响 明显的特定文化中，男性气概还是被规范化为一种对母亲和女性主义的排斥 ，也就是一种对关怀和培育的排斥 。正如许多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家所注意到的，这种情况造成了刚硬的男人自 负感，或者，也可以将其比喻为一件男 人的精神铠甲。

这种情结以及特定心理发展 过程的结果造成了移情能力（体验他人感受）的减弱，同时，他们也就无力体会和他人息息相关的需求和情感。这 样，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就可能发生。我们常常会听到男人说，他“没有真的伤害”他所殴打的女人。是的，他正在找借口，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不会真正体会到他所给对方造成的伤害。我们 是不是经常也会听到男人这么说“她想做爱”？同样，他可能也是在找借口，但是这或许恰恰是他对他人情感 的理解力和解读力逐步退化的一个反映。

第六个“P”：作为一种精神高压锅的男子气概(Masculinity as a Psychic Pressure Cooker)

我们男性阳刚之气的许多主要形式都取决于情感的内化以及向愤 怒的转化。这不仅仅因为男人的情感语言常常沉默，同时我们的情感触角以 及移情能力也有点迟钝，这也是因为这一系列自然情感已经失去了控制并且 已经失去效用。尽管这和特定的文化有关，但从孩提时期就学习压制恐惧和疼痛感觉的男孩在很多文化中都非常典 型。在运动场，我们教这些孩子漠视疼痛。在家里，我们教他们不要哭 泣，要像个男子汉。有些文化特别褒扬那种高度坚忍克己的男性精神。（同 时，我要强调的是，男孩为了生存而学习这些；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当前行为的起源而责备某个男孩或男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应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当然，作为人类，我们男人 仍然经历着那些能引起情感反应的事件。但通常的情感反应机制，从真正体验一种情感到放下这种情感这个过程 的长度以及投入程度在许多男人当中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种情感在许多男人 那里能引起共鸣，这便是愤怒。结果便是一系列情感都转化为愤怒。尽管这 种情感转换并不是男人所特有的（ 也不是所有男人所共有的），但是对某 些男人而言，对恐惧、伤害、不安全感、疼痛、拒绝或者藐视的暴力反应是 相当普遍的。

当这种情感产生在那种不具有权力的男人身上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正确。这种感觉只会加剧那种男性气概的不安全感。如果男人气概就体现在权力和控制，那么没有权力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男人。那么，暴力就成为你向自己或者他人进行证明的一种方式。

第七个“P”：过去的经历(Past experiences)

世界上很多男人所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就充满了暴力：父亲殴打母亲。他们伴着这样的暴力成长，并将其看作行为规范，在他们看来生活就是应该这样过。在一些男人那里，这导致了对暴力的反感，但在另外一些男人那里它却导致了一种习得的反应。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结果同时存在：对女人使用暴力的男人经常因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而产生一种非常深刻的自我厌嫌感。

不过“习得的反应”(learned response)这一说法也许过于简单化。研究表明伴随着暴力成长的男孩和女孩他们自己也非常容易变得暴虐。这样的暴力可能是一种获得注意力的途径，也可能是一种处事机制，亦或是一种外化自己无法处理的情感的方法。这些行为模式一直会延续到童年时代之后，直至他们成人：我们为使用暴力的男子专门开设了一些项目，参加这些项目的男子要么目睹过他们的母亲遭受暴力，要么自己亲身经历过暴力。

许多男人在过去的生活中也经历了暴力。在很多文化情境下，尽管男孩遭受性虐待的几率只有女孩的一半，但是他们遭受身体虐待的几率却是女孩的两倍。同样的，这种经历所产生的不是一种固定的结果，而且这样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男孩所独有的。但是在一些情形下，这些个人经历使个人深深地感到混乱和挫败，这些经历使男孩们知道去伤害自己所爱的人是可能的，使他们只有让愤怒爆发出来才能消除那些深刻的痛苦情感。

最后，还有男孩之间的一系列看似无关紧要的暴力行为；但在孩子眼中，这些行为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许多文化情境下，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打斗和欺辱。对于一些人来说，要存活，就需要接受暴力并将之内化为一种行为准则。

结束暴力

尽管用这种浓缩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分析还是建议：要对男人的暴力进行挑战，就需要我们对其有一种清晰明确的回应。这些回应包括：

- 挑战并摧毁男性的权力和特权结构，并且终结那种允许暴力行为存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如果这就是暴力行为产生的开端，那么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得到妇女和赞成女权的男性同胞的支持下终结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的改良和变革的情况下终结这种状况。
- 对男性气概的重新定义，或者换言之，摧毁现有的心理性别结构和社会性别结构。父权制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那些被赋予了权力和特权的男人内心其实也充满了苦痛、狂怒、沮丧、孤独以及恐惧。而男人们则忽略了这一切，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了成功的触动男人，我们必须在同情、关爱、尊重的前提下开展这一工作，同时对那些负面的大男子主义行为规范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应进行有力的挑战。从事这项工作的亲女权主义男士必须像对待自己的

兄弟一般对他们进行开导，不能把他们视为不如我们开明或可敬的陌生人一般对待。

- 组织、动员男性与女性协作工作，从而重塑社会性别构成，尤其是要重塑我们抚育孩子的习惯和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强调男性作为抚育者和关爱者的重要性，让男性完全投入对孩子的抚育，这一抚育过程应该是积极的，而且完全没有暴力思想灌输。
- 同实施暴力的男人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一边挑战他们的父权主义的假设和特权，一边向他们伸出援助的双手，给予他们尊敬和同情。我们无须对他们的所做表示同情，也无须对那些使小男孩成长为施暴男人的因素感到惊惧。通过这样的尊重，这些男人们事实上会找到更大的空间来挑战他们自己或相互挑战。否则，帮助触动他们的愿望只会加剧他们作为男人的不安全感，而暴力则是他们长久以来补偿这种不安全感的手段。

© Michael Kaufman, 1999
www.michaelkaufman.com
mk@michaelkaufman.com